



中国俗文学学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袁耕

俗文学论

Su Wenxue Lun

中国俗文学学会 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总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1/32·印张9 插页2·字数21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29

统一书号：10093·783

定价：2.65元

ISBN 7-207-00014-6/I·4

前 言

我国的俗文学源远流长，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俗文学为广大大众喜闻乐见，其中有大量作品，反映了历代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生活与斗争、要求与愿望。俗文学是了解历史文化不可轻视的一门学科。

所谓俗文学，或叫俗行文学，是指过去时代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除被上层文人学士视为正统的“雅”的诗文作品外，凡在民众中流传的神话故事、歌谣、谚语、俗行小说、民间戏曲、说唱文学等等，均被认为俗民所喜习的文学，也均可称为俗文学。俗文学中可能孕育着雅文学发展的新苗，又可能作为雅文学普遍传播的方式和形态。雅与俗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甚至在俗文学中，就文学创作的精粗之分的意义上，也还有高下之别，雅致与粗俗之分。但这与雅文学、俗文学之分属于不同的含义。就与民众俗尚的联系这一点讲，俗文学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而带有基础性质的部分。文学史表明，过去文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俗文学。今天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不能离开俗文学。因为它与民族化、大众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往今来，俗文学最本质的特点，是由其与民众关系的密切而产生的流传的广泛性、继承性和常常具有的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口语性。《诗经》中收有国风，源于民间里巷；屈原著有《九歌》、《天问》，其中有不少神话传说；后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则来自民间说书艺人。至于宋元杂剧、诸宫调、鼓子词、散

曲、弹词、宝卷等等种类的作品，都属于俗文学的远亲近友，或本身就是俗文学。其英文译名，照我们的刍议，以Folk Literature，较为近似。研究俗文学的科学，是文艺学的分支，它应研究俗行文学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包括俗行文学怎样反映和体现民众生活、社会风尚等等。它与民俗学（Folklore）以调查与研究社会风俗的存在和发展规律为基本课题的学科，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二者都属于社会科学，但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

当前，对于俗文学的涵义，我们初步认为应理解为在民众中流传的俗行文学。为了进一步明确俗文学研究工作的对象、范围和任务，还要大家作许多研究讨论，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现暂提出以下的界限供大家考虑：

俗文学不等于通俗文学。俗文学由其植根于广大民众，具有民族气派、民族风格，便于广大劳动人民接受、掌握和流传，它是通俗的，但通俗化的文学作品，只表明向俗行的努力，不一定就成为俗文学，这里划分的范围是有差异的。

俗文学不等于民间文学，更不能说民间文学是农民的，俗文学是市民的。俗文学有的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有的不是在民间口头流传而是在民间书面流传，而且有作者姓名。有些非民间的作者可以创作与传播俗文学，因之，可以说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阶层包容的范围上也是有差异的。

俗文学不等于曲艺。俗文学可以包含曲艺中的文学部分，但俗文学的作品不一定是能演唱的，因为它不是诉诸听觉的艺术，有大量是阅读的或其他传播形式的。其范围也和曲艺有所不同。

民间戏曲也不等于俗文学。俗文学包括民间戏曲中的文学因素，但俗文学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在于舞台的“现身说法”，而在于作为文学的俗行性质。

总之，俗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曲艺和民间戏曲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这些概念又不能彼此互相代替或混同。俗文学不是由文学体裁划分而提出的研究课题，而是由文学发展过程中雅与俗的比较而提出的研究课题。它更带有对文学史一个侧面进行综合研究的性质。俗文学研究有它自己的广阔天地。

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着变化着的。它的存在与嬗递的情形也是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的俗文学，从作品、种类、传播方式，到有关论述，都为数很多，可称浩如烟海。但已往发掘出来的，为数甚少，而整理研究更是有待努力进行。“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对俗文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局面。鲁迅、刘半农、郑振铎等都为整理俗文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刘半农创作的《瓦釜集》等，则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型俗文学作品。其后，又有不少学者为俗文学研究献出了力量。老舍、赵树理等现代作家都给俗文学以很大的注意。我们要继承这一传统，把俗文学研究推向前进。我们对有关遗产中民主性、革命性的精华，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中封建糟粕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霉菌，诸如封建伦理的观念、宿命论、因果报应、市侩哲学以及低级趣味等，亟待剔除；同时，要在发展今天俗文学的创作中加强理论指导。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为加强俗文学理论研究，我们将“俗文学研究丛书”作为理论研究园地。《俗文学论》为这套丛书的第一卷。这一卷力求做到以俗文学的本体论为主，兼顾及“史”，力求做到兼容并蓄。文章不论长短，力求注重质量，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老一辈的俗文学家，笔健一如当年。杨荫深在四十年代就写了《中国俗文学概论》，现在，他的新作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后继的俗文学家，不停留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薛汕提出俗文学史的辩证观点；

年轻的俗文学家，朝气蓬勃，捭捭自如。刘晔原对当前俗文学新潮进行探源，提出突破性观点；

难得的是，继郑振铎之后，王文宝用新观点写出《中国俗文学发展史》。这里选发了一个篇章；

其它的论题，也都是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成果。

自然，这只不过是开始。

应该说明的是，本着文责自负的精神，编辑时未对作者的观点进行改动，只在个别语句字词上略作加工。

这一卷，王文宝担任执行编委。

中国俗文学学会

1986年11月1日

目 录

前 言	中国俗文学学会
新时期俗文学新潮探源	刘晔原 (1)
通俗文学断想	刘 哲 (15)
对俗文学的再认识	姜 彬 (25)
俗文学的性质与范围	杨荫深 (30)
俗文学的概念与特征	段宝林 (46)
俗文学刍议	陈 钧 (60)
俗文学诠释	李岳南 (63)
何谓俗文学的思考	秦 耕 (80)
辩证的俗文学观	薛 汕 (83)
文学雅与俗的比较和转化	杨 扬 (92)
从苏州评弹谈起	周 良 (100)
鸳鸯蝴蝶派新议	李铁雁 (106)
敦煌与俗文学	高国藩 (114)
河西民间宝卷的调查与研究	段 平 (124)
“解讲”和“解讲辞”	白化文 (139)
福州评话的活化石品格	陈竹曦 (147)
婚礼歌的主要艺术特色	谭达先 (156)

李调元和俗文学.....	蒋维明 (187)
俗文学创作与《三国志演义》.....	陈翔华 (194)
孟姜女形象在俗文学作品中的发展.....	舜娟 (204)
先秦之俗文学.....	王文宝 (215)
元人小说说唱.....	陈汝衡 (242)
清新、活泼、动人的清代俗曲.....	周中明 (248)
近几年通俗文学概述.....	李正忠 (261)
江苏的俗文学.....	黄天戈 茅以春 (275)

新时期俗文学新潮探源

刘 晔 原

新时期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与理论的繁荣程度达到了建国以来的鼎盛时期，各种形式，各种题材的作品，带着不同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变换多样的创作手法，在短短十年中，风起云涌般地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峰峦。其中，一向不惹人注意的俗文学，在短短的几年中竟然如同狂潮骤起，在人们还未来得及审视的瞬间，便以其猛异的进击力冲进了文坛，使全社会各阶层、各角落都同时感受到俗文学的强大存在。于是，惊异者有之，愤慨者亦有之；惊异、愤慨之余，主张堵塞者有之，主张疏导者亦有之。总之，在一段时间内，俗文学成了议论的热门话题。怎样看待新时期俗文学的兴起，怎样认识这股新潮的成因，怎样评价它的成就与不足，怎样推测它的发展与未来，已经是俗文学本身提出的急待解决的问题。现在，新时期俗文学已经有了一段历史，突进的潮头已经渐趋平流，从理论上来进行概括、研究，则是可行的了。

一、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带来了俗文学的复苏

这里强调的是—个“全”字。俗文学新潮的出现是全民族思想解放带来的必然结果。它与其它文学一起，共同构成新时期文学的澎湃长河。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都是分为若干层次的。建国以来，这种层次感有所弥合而又有所加深。有时一场政治运动，

可以使某一个层次的成员受到冲击甚至人人自危，也可以毫不波及另一层次公民的生活起居；然而十年浩劫，却打破了这种种间隔，使全民族的成员都历经劫难与熬煎。因而，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解放便具有了极大的普遍意义。这是社会各阶层的解放，是整个民族每个成员都切实感受到了的实实在在的解放。人们心头厚重的坚冰终于消融，雪山上的冰水化为夏日的江河，人们受压抑过久的个性需求，便奔放地尽情地向社会表露出来，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性格、修养去追求个性的满足，包括精神的享受与物质的享受，也开始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创造、去思考。

一个民族最敏感、最勤于思索的首先是知识分子（包括干部），而在十年劫难中，震动大、遭遇惨的又恰是这一阶层。因而，进入新时期以来，他们在冰冻期的痛苦、迷茫、内心的颤抖、精神的扭曲、待遇之非人，一时成为文学所表现的主要内容。继而，在最初的呐喊渐平，创痕渐愈之后，痛定思痛，人们开始了深沉和冷静的自省，思考着悲剧得以发生的诱因与基因，解剖民族文化传统所潜在的愚昧与盲目，呼唤着科学与改革、同情与爱、人性与人道主义。这些呼喊、思考、探求固然是知识分子高度自觉的理论思维与哲学思辨能力、文化素养与才气使然，但也不可否定在创作主体的潜意识中，还有一重要动因启发了他们的思维神经，这就是十年乃至三十年来知识分子高山深谷般的生活落差和几乎窒息与畅抒胸臆的强烈反差。现实的强刺激与数千年文化的积淀相激荡，产生了强大的磁场，吸引了具有沉重义务感的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的呐喊、抗争与思索，使民族文化不断净化与升华，这是民族内活力恢复、蓬勃的表征，它在民族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所起的重大启蒙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然而，需要清醒的是，仅有这些并不是全部，一个民族的整个素质的提高并

不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能替代的，生活的断层的各个层面的每个组成颗粒都有自己的力度，知识阶层之外的广大成员的觉悟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息息相关，或者说更为重要。无庸讳言，每个民族中，除了少数先进、睿智的知识分子之外，都存在有一大部分不那么敏感、甚至漠然地追求适应的分子，这是在各取所需的社会到来之前的漫长历史所造成的。社会的分工使每个成员各有自己的聚焦点，而绝大部分的分工是带有某种分配性的，这种分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个性的发展，造成各种只求适应而不求突破或无力求突破的人群。可以想象，当人们终生为了温饱而奔波时，饥饿、劳累窒息了精神的需求；求生之难，充塞了大脑的每个细胞之时，任何吃饭以外的要求都成为奢侈。文学作品对饥饿心理的描述真切地说明，即使是文化要求极高的知识分子，在长久的贫困、饥饿之中，亦蜕变为自私、易满足的麻木分子，更皇论几代贫困的遗传与赤贫所造成的平庸之辈。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尚在很大程度上把如何吃饱肚子当作重要的思考题，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就在于它使全民族开始摆脱贫困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挣脱任何形式的枷锁的现实意义，其影响的覆盖面积超过了任何一次政治变革，从而带来了全民族的真正意义的解放和人性的普遍复苏，广大的不同阶层的人民文化要求的神经开始了它的最初律动。民间社火、秧歌，由宗教信仰或民间俗信转化来的各种庙会一股脑恢复了，红火了；继而，民间小戏、民间演唱、弹唱、说唱等形式灵活，易于恢复的文艺活动全部恢复。来不及编新的就唱旧的，唱不成全的唱段子。多年普及教育的结果，造成新的有阅读能力的市民与农民，闲暇之时，各种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杂志，成为最好的读物，买报买书不再为几分几毛的价格而生畏，一时，人手一册杂志成为时尚。

如果不带偏见，我们会为此而欣喜，这是人的要求娱乐，需求艺术的本性的复苏，是一贯远离文学的最大层面的人群向文学靠拢的起步，是整个民族普遍的提高；如果不是狭量，我们应为此而振奋，因为社会主义的解放，应是对人的一切美好合理的愿望的尊重与理解，我们应当平等地支持每个社会层面的成员的精神向往与情感追求。而这一出发点，又正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民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以“州牧”的优越感，陶醉于对广大下层人民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的欣赏，而斥责他们的精神需求为非分、或贱视他们的需求为鄙俗的封建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作家、评论家的重大区别。

二、俗文学热所由起的文化心理

新时期俗文学所由起的文化心理，简单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两种：其一是对断线十年的熟悉的文学形式的回归心理，其二是对传统艺术的发自内心的欣赏。前者是文艺复苏后各阶层人的共同心态，后者则是俗文学经久不衰的内活力之所在。

传统的俗文学各种形式，原本就为亚文化层乃至全民族人所喜爱。对大多数人来说，欣赏俗文学已经成了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断线十年之后一旦解冻，人们这种文化回归心理之迫切是可想而知的。要求回归的感情，曾被某些锐意改革和进取的人视为保守，但是，这种感情却是一种顽强而普遍的心态。古书有言：“人惟旧，器惟新。”怀旧、念旧、渴望旧地重游，旧友重逢，是人的正常的审美心理，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节平淡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之所以能创造如此广阔的覆盖面，也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即怀旧的审美机制所统摄的结果。中国观众接受它，显然是剧中人的历史的挣扎与我国广大人民的奋斗历程有着相似之处，能在心理上唤起亲切感。近年来一批乡土文学、风俗文学的勃兴，

也可以见出这种回归潜流之顽强。人类曾怀着希望、喜悦创造了以往的文化，而这些曾给予人们无上荣耀与满足的创造，在历史的运动进程中终归要成为陈迹。而且，任何一种进步，都不是完美的，它常常要以牺牲一部分美好的东西为代价，故而人们的意识潜流往往会与现实生活相游离，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舒适便利，一方面也莫名其妙地怀念那逝去的、曾给予心灵某种惬意的陈迹。那逝之渐远、又未完全从记忆中消逝的文化积淀物，从今天看过去，恍如隔着淡淡的纱幕，越发有一种超脱、飘逸的审美底蕴，使人们无法抑制地产生怀恋之情，正如同《吉祥胡同甲五号》的人们即将离开这引起争吵的公用一个水龙头的古老四合院之时所产生的某种又欣喜又眷恋的感情一样。承认要求文化回归的潜意识对文学审美意识的内控作用，我们便会理解在手法、意识、主题、立意上完全是陈旧的古典戏曲和意念、手法基本上是传统的通俗小说，何以会引起广大亚文化层的热切反响、拥有那样广大的读者而竟使洛阳纸贵！何以具有使影视等现代传播工具舍弃一部分严肃的反思文学而大量播映着通俗文学的强大拉力。要求回归的感情并非中老年专有，它也控制着十年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因为对他们来说，回归与求新相一致，传统的文学也完全是新奇的，他们便张开双臂、尽情地吮吸着文学春天的新鲜空气。十年给予了他们阅读的能力却还未来得及养成思考的习惯，他们喜欢接受那些容易理解、富有幻想性与浪漫性的传奇故事，是与他们充满幻想、激情的年龄相一致的。前期的琼瑶小说热，说到底也是一种俗文学热。这种风靡大中学生乃至青年工人的魅力，说到底仍是轻松而美好的幻想、希望而不是哲学家的深奥哲理与学究式的沉重自省，是通俗易懂的小说语言与熟悉亲切的艺术结构，而不是淡化得使人百思不解的情节与生僻洋化的语汇。

我国传统的文学欣赏习惯简单地说，是“听故事”，故事不仅要求有中心人物，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交待清楚，而且要求人物富有传奇性，主性格突出，或忠或勇或智……图像清晰。与此相关，便要求情节丰富曲折，感情起落跌宕，结局明确。所以，传统的古典小说都十分重视故事情节，当代俗文学创作也十分注意保持这一传统，同时也就保住了欣赏优势，得以在最大的范围内，与最广大层面的读者进行情感交流。它炫奇斗险、出人意外的情节，使读者很快地进入精神亢奋、忘却劳累的状态，从而有效地调剂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化单一为丰富，达到休息与欣赏的双重目的；那生死未卜的人物命运，强烈地吸引欣赏者的内心兴趣与情致，启动着人们潜在的艺术鉴赏力，使欣赏者与作者的创作融为一体。正是这种明显的艺术魅力，使俗文学占有了广大读者，连文化修养极高的科学家、日理万机的政治家、企业家，也经常以俗文学作为生活的补充。美国一个著名物理学家说，他就喜欢在十几个小时的抽象思维活动之后看看侦破小说。我国大学生以上的知识分子中，喜欢俗文学、欣赏俗文学者更有人在。俗文学热，明显反映了它自身的优势。

如果从接受者的角度说，审美标准的多层次性也是俗文学热所由起的重要原因。我国，存在着一个相当广大的亚文化层，这是俗文学的最大读者群。对亚文化层的读者来说，他们的文化环境并不是鼓励思考和评论艺术优劣，他们读书的目的是增长见识、积累经验和消遣娱乐，培养的是接受既定事实的明智与防患意识，几代重复性的生活与机械性的工作，也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思考范围。因而，当思想深刻的作家们脱离开对十年历史的政治性反思，脱离开对个人遭遇的故事性描述而进入哲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反思，创造出哲理意味浓厚的强力度作品之时，绝大多数人尚难以进入这一思索过程；从另一方面说，文学

负载起这重大的责任，超出文学轨道直接切入哲学、政治领地，实在是新时期一部分文学的跨时代的创造，是文学的新发展而不是文学的传统常态。因而、亚文化层寻求新奇故事、寻求娱乐知识的文化心理⁵，使他们与强力度文学拉开了距离。那些议论、思索使他们负担沉重。而创新文学那淡化的情节，含蓄的象征，淡淡的哀愁，又使他们感到茫然与淡而无味，无法引起心理上的共鸣。当然，造成这种审美隔膜的，并非上智与下愚的自然属性，它与十年乃至三十年、几百年的生活积淀相关。前面曾谈到，造成新时期文学深刻反思的动因之一是知识分子的高山深谷般的生活落差。强烈的对比打破了心理平衡，激发了创作灵感，沟通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对广大亚文化层来说，缺少的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文革”中的动乱是中年人成长过程的重要一环，高压下的人们茹苦含辛、挣扎在饥饿劳累之中，并不敢高声埋怨。知识分子的牛棚生活是苦的，而牛棚以外的人们何曾甜过！他们吃惯了苦，不仅想不到要诉苦，要寻找苦的根源，反而要苦中作乐，安贫乐道，知足地与父辈更苦的日子相比，知足地享受着由于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普遍福利。参观故宫的农民，感叹之余，常有一种由衷的满足：皇帝也不过房子宽绰些，可我家里点电灯、窗上有玻璃，也该知足了！朴素率直的语言，就是这样明确地点明了人民大众的文化心态：受苦中的忍耐与享受上的安贫。所以轻描淡写的苦恼、吃饱饭以外的哀愁、几千年的历史回顾和几世纪后的预测，难以引起这些人的兴趣。文化心理的反差就是如此，生活紧张劳累的读者，要求的是轻松的文学；生活平淡刻板的读者，需要惊险曲折的文学。所以，霍元甲式的武林高手、济公式的神异与浪漫会博得普遍的欢迎，而无情节、无头尾的切入和随意识流程而记录却造成了欣赏的反感。新时期的俗文学恰在部分作家重借鉴、重现代、重思考的时刻形成高潮，显然与文

学创作方法借鉴中的生硬有关。当然,分析俗文学者的文化心理,绝不是希望作家都写俗文学。作家有权利写自己想写、能写的作品,更有责任创造文学的上品、精品,雅绝非坏事。这里的分析只想说明,欣赏者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性格、修养去追求文学欣赏的满足,有权利享受民族文化解放带来的幸福。思想家需要探索悲剧的根源、享受大彻大悟的快感,一般欣赏者需要补充生活,丰富生活,从俗文学中获得愉悦。而能够充分享受这种自由,破除文学欣赏中的强制性、统一性,充分尊重欣赏主体的个性要求,是人性解放的必然过程。所以,任何崇高的思想家、著作家也无法要求全社会与己同步,更不要指斥俗文学作家。应该明确的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崇拜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不论雅的还是俗的,思想深刻、手法新奇并不是获得众多读者的唯一条件;反之,订数的多少、畅销与滞销也并不是衡量作品本身高下的唯一标准。俗文学热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就是这种文学创作与欣赏中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新时期十年中俗文学的运行轨迹

十年来的俗文学运行轨迹,大体上呈抛物线形,经历了恢复期、涨潮期而进入平稳发展期。

新时期俗文学的复苏期与艺术的解放同时起步。当十年前那万户举杯的十月之后,王昆、郭兰英等一批艺术家第一次重现在首都音乐舞台上,《白毛女》、《南泥湾》等一批被人们熟悉的歌曲连同人民喜爱的艺术家与广大群众劫后重逢,观众满含热泪,拍红了手掌,向文学艺术发出了热烈的呼唤。而后,戏剧、影视舞台,一大批传统戏剧和十七年乃至三十年代影片得到复演。已被十年动乱的禁锢紧张得心悸的人们,还来不及挑选,只想要

轻松一下、笑一下。轻松愉快成为一时的审美标准。在这种艺术氛围中，香港的民歌连缀片《三笑》等一批通俗娱乐片才受到喜爱而风靡一时。爱情的重新正名，享受的正当合理，对人们尚有余悸、疑惧的心理给以平贴的抚慰，给人们解放的直觉以证实和鼓励。与此同时，俗文学的各种形式得到全面恢复，辽宁评书演员刘兰芳的一部《岳飞传》，征服了千家万户，把人们的聚焦镜引向传统俗文学，大量的话本小说重版上市，广泛阅读；影视舞台，一批改编的古典剧目纷至沓来，形成今、古、洋并盛局面。这是俗文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俗文学的创作已经开始，但并不突出。丰富的古代俗文学遗产基本满足了人们要求回归的文化心理，俗文学的娱乐功能，如同和风细雨，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安定，它与伤痕文学所给予酸涩的心理敲击互相补充，使十年中强制欣赏、盲目服从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恢复平衡。这一段俗文学的恢复与发展是顺理成章的，是受到社会一致欢迎的。

第二阶段，是1983年以来俗文学作品的激增期。首先吸引人们大部分注意力的是武侠小说。它滥觞在评书《杨家将》播放之时，而形成则在电影《少林寺》的巨大成功。接着《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一批格斗片更刺激了通俗武侠小说的创作，仿佛十年淤积于心中的不平之气，通过一番打斗而格外畅快地发泄出来。同时，情节曲折惊险的侦破小说、充满人情味的人情小说也得到飞速的传播。因此，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杂志、报刊的发行量激增，超过一百万份的不下十余种，汽车、火车之中，到处可见专注的读者，甚至衣帽不整、坐麻包或起站票的人，手中也常有一份吸引人的故事报或通俗杂志；报贩、书摊前人头攒动。卖书卖报，成为商业网点中醒目的新户。群众性的读书热吸引了出版界，各种俗文学作品超量上市，